

北

史

一九

卷之三

三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裴藻

兄子膺之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叡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美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
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
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入朱榮尋爲齊
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
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
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
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
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
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

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云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莫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約賄不知紀極官贈非

財不行餚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
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
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
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
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珎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閻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貨升
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
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脩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
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
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

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感受墮薄隆之啓
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
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
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流城郭造水
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
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
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
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
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
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譙謾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

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曰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婣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譖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

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状便宜申滌何
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
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
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
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
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
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竟不得謚隆之雖
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
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
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

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竝投之漳水發隆
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
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至
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
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爭異瀛州刺史元
晏請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
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
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
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余朱榮所禮封平遙子稍遷

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余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
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
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閑府與高
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
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為常子如性
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
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
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
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
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髡皆白

辭曰司馬子如本後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
駕牛犢犢在道死唯駕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
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
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
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蟲賜酒百瓶羊五百
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
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薦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
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穢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
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

鮑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寗乃啓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父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

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
主懇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
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
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
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
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
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郢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
難乃與蜀公尉遲迎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
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

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郢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開喜縣男除晉州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

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學如恩舊免其諸弟死
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渴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
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自封植神
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
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
子才王景等並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甚親皆
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
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廻授膺
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
與揚情同為黃門郎至情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情嘗有從

姊參尚書卿尹皆跪爭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憤威儀道
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
膺之曰我自避赤捧本不避卿情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
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
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憲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
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之雖為猥雜
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
相忽畧不為之禮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輒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
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